

美丽丰饶神奇的云南

周良沛◎主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小说 中的 云南



PDG

美丽丰饶神奇的云南

小说

中的云南

周良沛◎主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中的云南 / 周良沛主编. - 2版. -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3

(美丽、丰饶、神奇的云南)

ISBN 7-5415-1319-9

I. 小… II. 周…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745 号

责任编辑 / 符雪红

封面设计 / 高 伟

美丽、丰饶、神奇的云南

小说中的云南

周良沛 / 主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33 号)

云南农垦印刷包装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1.25 字数: 490 000

1999 年 4 月第 2 版 1999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5 001-8 000

ISBN 7-5415-1319-9/G · 1105

定价: 26.00 元

书 前

□周良沛

这是一本编辑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几代作家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用笔,刻出的一幅幅黑白分明的云南人世图。

散文体故事的中、短篇形式,由于笔墨较长篇更集中、更严密、更紧凑,它也就更具艺术性,也更是人生,更是哲学。开篇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就是一位作家跋涉人生之辛酸的步履而留在稿笺上的诗之回声。

几十年间,人变鬼、鬼变人,云水怒,风雷激,有冲出大山的闭锁到“五四”发源地的三迤青年回乡的山道水路;有为生的艰辛于昆明街头流落的踟蹰;有在解放的号角声中进军的步伐;有欢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各族人民踩得山摇地动的舞步,这些脚印,都是人生,都是文学,交织着风云的变幻与人世的悲欢留在稿笺上,为历史作证,向未来远眺。

这里,很多作品既是纪实之作,但它对实事的提炼与概括所超过虚构而再现自然的艺术魅力之“纪实”,又不完全同于一般有着太多“主体意识”的“纪实小说”;它有着“自白小说”的“自白”,又不完全是作者的“自我表现”;第一人称也不完全是假定的人物角色,而作家自身生活经历的典型境界,又在深刻地反映

出人世的真相和时代的变革，写实的笔力，使其艺术为它自己的光彩而光彩，才得成为使人信服的艺术。这里，有的作品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当年曾被专家誉为“代表东方文化”之作；有的被译成多种文字，列为国际短篇的选目；有的还获得国际奖。当然，文章千古事，历史上，当时未能“轰动”，后来却能永久的作品，也绝非个别。然。但，当时获得的评价或荣誉，总还说明它在一定条件下的影响。

选辑于此的作品，从一九三一年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到一九九二年的《梅雨天》，中间整整横跨了一个甲子。这六十年，时代在变化，文学在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者和他们的审美情趣，这是社会生活不断演变的必然，不同时期的文学，相互之间不论有多大差异，它都不是沟，不是墙，都是从源头流过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奔腾的江河，它们以其具体作品现出其特征时，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当中有些选自解放前的版本，更是经过“新闻检查”，还有刀斧留下的血迹。是文学留下的憾事，也是它自身的时代烙印。虽然文学具有镜子的作用，但在这里，它不仅是镜子，而且还是透视镜，让人看得深，望得远。

几十年间，苦难的云南，革命的云南，在解放云南，保卫云南，建设云南的伟大实践和战斗中，涌现了许多自身就是劳动者，就是战士的作家，产生了许多表现云南生活的小说，由于本丛书体例和篇幅所限，未能一一选入。如果说，短篇常常只能写生活的一个剖面，那么，这个选本，也只能是写云南生活的小说的一个剖面，是一本急需弥补太多遗憾的选本，这也是一种人生吧。如本书开篇是《人生哲学的一课》，掩卷也留下“人生哲学的一课”。

目 录

1 书前

周良沛

- | | | |
|-----|------------|-----|
| 1 | 人生哲学的一课 | 艾 芜 |
| 20 | 偷马贼 | 艾 芜 |
| 26 | 砂丁 | 巴 金 |
| 90 | 爬梯 | |
| | ——一个赶马人的日记 | 蔡希陶 |
| 120 | 他们的子民们 | 马子华 |
| 212 | 三月街 | 李寒谷 |
| 225 | 古树繁花 | 白平阶 |
| 244 | 九秀峰下 | 彭 慧 |
| 257 | 一个战士的母亲 | 彭 慧 |
| 265 | 木马 | 李广田 |
| 275 | 落魄 | 汪曾祺 |

287	日规		汪曾祺
296	红河之月		邢公畹
313	当芦笙响起的时候		彭荆风
326	一个无铃的马帮		白桦
369	卖酒女		徐怀中
380	没有织完的统裙		杨苏
389	老牛筋		刘澍德
415	撒尼大爹		李纳
433	野牛寨		艾芜
455	老毕摩之死		季康
479	杀魂		尹瑞伟
485	勐别姑娘	柏鸿鹄	杨昭
502	同犯		苏策
527	积木		严亭亭
607	圣火		沈石溪
619	课桌后，一个小小的脑袋		马宝康
629	土黄天		熊望平
649	朋友，你没说错		马宝康
662	梅雨天		白山

人生哲学的一课

□ 艾 芜

一 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踟蹰。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①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厮^②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张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① “鸡毛店”：一种很小的客店。

② “么厮”：对茶房伙计的称呼。

么厮呼喝一声：“喂！”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么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脚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块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尽

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拚命哽下。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饿！”

.....

吃了饭没钱会帐的汉子，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脚走进饭馆，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来肥肉汤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酱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

然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问题，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裤，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给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

的垫尿布，倒满有资格，要别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看见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钱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简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我才转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饭。我连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饅水。

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细绒绳作的绊结，满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脚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脚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有生气地、又像做贼一般梭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

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货在商人店里，贵得如同宝贝，真是

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予亏本了，还说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须生存下去的事情，连贼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得非饿死不可的时候。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账毫没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足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

“你要买几双？”做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吓，再添一点钱，就得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

堆数。

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

“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像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

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

“三百五！”我掉头答，脚放松一点。

“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

“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

“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像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一挑草鞋……样子一双……买得多就减价。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一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

我没有好办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鼻子里哼哼地应我。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装腔做样。最后，他才“唔”的一声说：“不要！这草鞋不经穿哪！”

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罗，我掉身就跑。

“好！两百，两百！”他又这样抓住了我。

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这二十文之于此

时此地的我，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于是我就卖给他了。

酱黄色的铜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个。我小心得很，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听听有没有哑板子，——这举动，全不像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但我已顾不到这些。

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呵，两百文一双，那我们也要了。再去拿几双来！”

“不卖了，不卖了！”我有点气。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

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银元，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

我走进一家烧饼店，把十个铜板握在左手里，右手伸出去选那大一点的烧饼，一面问着价钱。缠着洋面口袋改成围腰的伙计回答：

“一个铜板一个！”

我想着用当二十的铜板，当然可买两个了。便啜的一声丢了一个在摊上，两块黄黄的热烧饼便握在我的手里了，正动身要走，伙计叫起来了。

“喂，还要一个铜板！”

“嗯，你说的一个铜板一个饼，是当十的铜板，还是当二十的？”我诧异地问。

“全城都没有当十的铜板了！”伙计的声音已放低，似乎业已悟出我是远乡的人。

再丢下一个铜板之后，对于现存的财产，消失好些乐观了。

我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我的烧饼。

昆明初秋的凉意，随着夜的翅子，掠着我的眉梢了。

头一个饼，连我也不明白是怎样哽完了的。第二个，我得慢

些嚼。咬了一口，从饼心里溢出来的热香，也已嗅着。越吃越好，完了，还渴想要，觉得有点不对。像慳吝老头子警告放浪儿子那样的心情，竟也有了。

终于忍不住，后来又去另一家店里买一个。全部的财产就消耗去十分之三，然而，到底还没有饱。不过，人是恢复元气了。

有了元气的我，就走进夜的都市的腹心，领略异地的新鲜的情调，一面还伸出舌头去舔舔嘴角上的烧饼屑。

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运送来法国的货物和机器，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怀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踏着的人力车上的铃子，啾啾唧唧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那些对着辉煌的酒店，热闹的饭馆，投着饥饿眼光的人，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粑粑”的云南声调，寂寞地走在人丛中，不时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拥有七个铜板的财产，在各街闲游，仿佛我还不算得怎样地不幸福了。

夜深回去。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悄然地坐在床边吸烟。他对我投一个温和的眼光；同时一支烟，很有礼貌地送在我的手边。我望见他递给烟支的手颈，密散着黑顶的红点，登时使我怕起来了。“呵呀，今晚要同一个生疳疮^①的人睡，怎了得！”这由心弹出的声音，幸好忍在唇边了，我才仍然有礼貌地把烟支退还。当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时候，我周身的皮子，也忽地发着痒了。我

① “疳疮”：疥疮。

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换房间，他却白着眼睛给我一个干脆的拒绝。

同我睡的伙伴，是终夜醒着，不住地抓他的腿，抓他的背，抓他的肚皮，抓他的脚板……

我憎恶着，恐惧着，昏昏迷迷地度了一个不舒服的初秋之夜。

二 拉黄包车也不成

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就把腰杆伸直，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总之，要在车行老板的面前，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同时，觉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两只脚杆，只要拉起裤脚给他看，包会认为满意的。在学校的期间，我爱踢足球，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脚腿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

见着戴瓜皮帽的经理，向他用委婉的语气说明来意之后，便又急促地问了一句：

“我这样的身体，也可以拉黄包车吗？”

“怎么不可以？你来拉最合适了！”他发出鼻子瓮塞的涩音，咳呛了一下，吐了一口痰，“十四五岁的孩子，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都还拉车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会生出别的问题。如果他斜着白眼说“你不行”，我的手就预备着拉起裤脚，亮出脚腿，作最后争辩的保证的。料不到结果如此之佳，自然，心里就很快乐。

“你认识街道吗？这倒很——”涨红了脸，又咳呛了几下，“很要紧的！”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使我有点费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气，“认识的。”

“真的吗？”见我回答得似很勉强，自然怀疑了。

“不认识街道，我敢拉车吗？”饥饿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对！那就很好！”他取出属于帐簿那类的庞大的书。提起笔，把我报告给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全录了上去。随即眼里射出一线狡猾的光芒，十分郑重地说：

“车租一天一元哪！”擤了一下清鼻涕，粘在两根指头上的滑腻东西，就从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这也不打紧。多跑几条街，什么钱都赚回来了。还有，客人给你车钱，不管他够不够，你都伸着手说：‘先生，添一点！’我告诉你，这就是找钱的法宝！”

“车租可以少点么？”这一天一元的租钱，确实吓着我。

“这是一定的规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绝路的生命延续下去，目前的敲诈和苛待，就暂时全不管了。

“呵，谁保你？是哪一家铺子？”他在胜利之后，得意地问。

“呵，我没有铺保哪！”我有点惊惶了。

“哼，铺保也没有找着，就来拉车么？小伙子你怎么不先打听打听哪？”

“实在找不着铺保，没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么？什么？找不着铺保！”眼睛立刻睁得大大的，很诧异，一定在脑里把我推测成一个歹人吧？他涨红了脸，咳嗽了几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摆手，头转向另一边。

我微愠地退了出去。门外初秋早上的阳光，抹在我颓然的脸